

荣誉过后的悲壮 英雄末路的凄凉
来自一位帝王的反思

独自一人站在风帆摇曳的桅杆上，眺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迷失在大海的孤独中，拿破仑处于绝望的境地。他经历了妻子们的背叛，他建立的帝国四分五裂，他作践的将军。以前，帝王和国王都渴望了他，他只有暗自品味，然而追忆，为什么命运抛弃了他？他失去了他的荣耀，致使自己从一位英雄变成痛苦之源？

拿破仑

流放日记

【法】拿破仑 / 著 奥黛特·多西奥·巴拉特 / 整理

Napoleon se souvient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拿破仑

流放日记

人类荣耀的顶峰 一个帝王的反思

[法] 奥黛特·多西奥·布拉拉辑录 刘宇宁、向静译

Napoleon se souvient

by Odette Doddiod Pralat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1999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1-12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拿破仑流放日记 / [法] 巴拉特 (Doddiod-Pralat, O.) 编; 王宝泉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12

书名原文: Napoleon se souvient

ISBN 978-7-80700-056-3

I. ① 拿... II. ① 布... ② 王... III. 拿破仑, B. (1769~1821) - 日记 IV. K83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2354 号

拿破仑流放日记

作 者: [法] 拿破仑

[法] 奥黛特·多西奥·巴拉特 (整理)

译 者: 王宝泉

责任编辑: 刘德军

特约编辑: 李 鹏

装帧设计: 邱小强

责任印制: 周松涛

印刷装订: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6 彩插 10.5

字数: 18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80700-056-3

定价: 24.8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是啊，伟大是多么悲哀。

——拿破仑·波拿巴

前言

在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时，曾有过一段神奇的经历。当时我很缺钱，尤其是要买那些昂贵的著作时有些力不从心，我决定找个每星期只需要几小时，并能利用假期时间进行的工作。

一个与众不同的古董商给了我这份工作。他的职业是周游法国甚至全世界去寻找那些稀罕的物件：家具、地毯、吊灯、绘画、银器、陶瓷……这是一种真正的嗜好。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收集古老的书面材料。参加拍卖会的时候，他会买18世纪的五斗橱和路易十四的一对扶手椅，这些是他参加拍卖会的主要目的。除此之外，他还会买装满了资料的旧箱子或纸盒子，这些往往都是些没人要的东西。他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某个极其重要的手稿。他说：“为什么莫里哀的手稿再也找不到了呢？如果能找到《贵人迷》和《伪君子》的原稿，那该是一件无比的快事！”

他堆积起来的资料需要有人来打开并做一个内容清单，同时确定

每份资料的重要性。这个人就是我。

一天，他带我进入仓库的耳房，在那里我发现了他自称的“宝藏”：旅行箱、木箱、各种大小的包裹、行李箱、帽子盒、柳条篮都堆放在墙边，一个摞一个。他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们一一打开，他期待着我能发现奇迹。他给我搬来了一张大书桌、一些书架、一些新文件夹和标签盒……

我穿上一条灰色套裙，手执羽毛掸子、剪刀和碎布开始了工作。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我刚开始进行的对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对这项工作很有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陷入了一个真实的未经伪造的过去之中，在其中可能会有激动人心的发现……

日复一日，我来到我的工作间，打开箱子或是盒子，里面一般是由绳子、绶带或窄缎带绑起来的一捆捆的资料。我拿起其中的一捆来试着将纸张一张张分开。有时这很简单，有时纸张之间有些粘连，我分开它们的时候就要加倍小心，以免撕坏。有些纸张被浸湿了，上面有十分明显的圆形水印。这种纸张上的墨迹模糊，文字很难分辨；有些纸张根本没有阅读的可能，只要轻轻一碰，纸张就会化为齑粉……

尽管如此，大部分材料还是可读的。只是人们常用的黑色墨水有些发黄。紫色墨水历时久远依然没有什么变化，比较少见的蓝色墨水严重泛白。字体种类繁多，但大部分是“通用斜体”，大写字母上装饰着精美的弧线，单词之间有连笔。

一开始，一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不可解读的。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规律：弯笔的高度，直笔的长度，“t”上的横杠，“s”是封闭的，“i”上圆点的位置，由连续的拱形或波谷组成的“m”和“n”。很快

我就掌握了工作的章法，这些手稿立刻都有了意义；可能当时抄写的人突然累了或是很着急，注意力不集中或是想让肌肉放松一下，就让自己的笔信步纸上，这类问题已经难不住我了。

我在鉴定一份资料的时候，会做一个说明卡片，然后分别按照出处和体裁对资料进行两次登记。渐渐地我已经十分熟练了。我向“雇主”传授了这方面的知识，并将我鉴定过的最与众不同、最漂亮的资料拿给他看。

事实上，他的“宝藏”基本上是婚约、继承财产清单、公证书的抄本或是涉及草场边界、分界共有墙和牲口赶牧人不注意糟蹋了庄稼的诉讼判决的大字体抄本。在整理的过程中，我还找到了不少家务记事本，一页上记着收入：房租和地租、庄稼卖来的钱。在作为对照的另一页上记着支出：买牲口和农具，或是床单……还有很多情书，绑在上面的缎带都已经褪色了，这些情书所见证的炙热的情感和疯狂的希望也许都已随时间淡去……于纸盒深处尘封多年的严肃而又可笑的过去，又重现在我眼前。

那些重新找到的达格雷相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些达官要人表情严肃，蓄着神气的小胡子或是浓密的颊髯，马甲上挂着一条精美的表链，他们身边都站着美丽的夫人，但她们都好像被紧身胸衣勒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她们纤细的手指要么在摆弄着自己的长项链，要么拿着一把画扇。

我整理的这些资料，无论是信件还是判决抄本，上面都标有日期。我很快就发现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19世纪的；只有几份更为久远一些。慢慢地，我想从中发现达·芬奇的速写、莫里哀和狄德罗的

手稿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这样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我的工作失去了它的一部分意义。我的知识越多，狂热就越少。

但是我在店里的雇员中间赢得了认真机敏的赞誉。于是如果有了关于古董和珍品的精细工作，他们都会来找我。我要开箱取出珍奇的象牙制品，几件产自萨克森（Saxe）、迈森（Meissen）和塞夫尔（Sèvres）的东西，几套明顿（Minton）的茶杯、韦奇伍德（Wedgwood）的粗陶制品，还有利摩日（Limoges）和意大利吉诺里（Ginori）出产的瓷器。这些物品十分完美，任何一点小的破碎和细微的裂痕都会降低它们的价值，能把玩和欣赏它们是多大的荣幸啊！

我的学业结束了。我通过了文学教师会考，于是决定告知我的古董商朋友，我可能会去一个离巴黎很远的地方，这样我就不能继续为他工作了。他请我尽可能回来看望他，在我离开之前，帮助他的雇员将他刚得到的一批物品打开，这些东西是在清理一位海军军官的遗产时得到的，他的庄园里放满了他在各个大洲买回来的收藏品。

我帮大家一起开箱：秘鲁或非洲的雕塑，侧柏的或镶有象牙、珍珠或宝石的桃木首饰盒，铜制的航海器材，珠宝和银制餐具，铜币和金币，尽管蒙尘却依然色彩鲜亮的绘画，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杂乱的旧货市场，激发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好奇心。

我突然发现在屋子的一角，有一只暗绿色的木箱，上面有红红白白的字迹，其中有一些汉字。我打开它查看里面的东西。忽然，我惊喜地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碧绿的翠玉，异常漂亮，让人叹为观止。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保护这些物品的包裹：干燥的竹叶、白色丝绢，精细纸

张的碎片。我发现箱子的内壁已经铺上了竹子，这样可以减轻撞击，而且在箱子底部还铺着一摞纸张作为垫子。

我拿起这些纸张，归集在一起看了看，我对它们十分感兴趣。纸张呈茶褐色，上面用黑色墨水书写的字迹清秀却又变化无常，这些是西方文字而不是汉字。我打算利用业余时间来研究一下它们，于是我又仔细地看了看箱盖，想从中发现它的渊源。汉字都比较大，用白色书写的，我不认识。然而，模模糊糊地有一些褪色的红色字符，是一种西方语言的大写字母，很快我就辨认出来了：“East India Company”，这指的是东印度公司。

因为我要离开了，于是我带走了自己的最新发现，也不知道它是否有价值。一段时间之后，我落户在一个外省的小城里，在那里我只认识我的学生和几个同事，空闲时间也不少，我想起了带来的那些手稿并决定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研究。

首先，我试着将它们排好顺序。稿子的每页没有标号，但我很快找到了日期：1817年1月15日，1816年6月6日，1816年9月14日……为了搞清楚这些手稿是怎样排列的，我需要读一下内容，弄懂其中的意思。没有签名，这不是信件……文章是用第一人称单数写的，也许是一位游客的游记……突然，在某一页上，我看到了一个名字“玛丽亚·路易丝”，在不远处有一个名词“罗马”，它所在的短语是：“罗马的小国王”。此刻，我以为找到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的——一位近臣的记录：日期是解释得通的。但我还要知道得更多……这位记录者是谁呢？

我着了迷，忘记了时间，感觉不到疲劳，直到我确认了手稿中的

第一页，并读到了下面这段从此便铭记在我心里的话：“我独自一人被丢弃在这苍茫大海中的一块礁石上，上帝啊，我要向你倾诉我的愤怒、抗争和痛苦……”接下来，其他几句话证实了我的第一印象：“在海上，我从“神螺”（Bellérophon）号军舰被带到朗伍德（Longwood），就像一个在秃鹫的利爪间奄奄一息的不幸的猎物……”这些手稿的作者正是拿破仑。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到处找《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或拿破仑的传记，想从中找到他在流放期间自己曾写过这些东西的记载。事情并非十分明朗。但我将已有的许多皇帝笔迹的样本与这些手稿做了比较。我得出了结论，这些来自圣赫勒拿岛，在140年间走过一段非常之路的手稿，出自拿破仑之手——但是除了最后一页——那是以书法体写的可能是拿破仑的一个亲信在上面记下了他的话。难道是一个侍从偷了这些手稿带回了国家，或者是直接卖给了一个东印度公司的人？或许是拿破仑秘密地写了这些东西之后，下令烧毁它们，但命令却没有被执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没有一个能够得到证实……

从此之后，我便开始辨读这些珍贵的手稿，并认真地进行誊写。但是拿破仑并没想写得清晰易读。然而，因为他时间充裕，单词分行基本上都中规中矩，词与词之间也有规律地留有间隙。遇到我实在无法辨认的内容，我就在自己的纸上留下空白，打算以后再把它补充完整。我常常工作到深夜，这种工作比较困难，需要认真细心，但却十分吸引人，我做了将近两年，如果没有此前几年“古文字学”的“学习”，我永远也无法完成这项解读的工作。

我告知我的古董商朋友说我要给他一个惊喜。我再见到他时，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从前活力充沛的他躺在扶手椅中与我见面；他病得很重，并且经受不住医生对他进行的治疗。尽管他十分疲劳，当我把这珍贵的资料给他看并给他读了前面几页之后，他表现得十分兴奋。他让我看到他致力收集古老的资料，并使我也致力其中是多么的高明。他希望能保留几天这些手稿；他会还给我让我回去补充好疑难之处并完成这项工作，而他已经打算联系一位出版社的朋友以期能够出版这部手稿。

可惜！当假期结束，我再去看他时，得知他已经住院等待做手术。几天后，他去世了。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为失去一位朋友而伤心，同时也为他那里的手稿担心，这是我们共同的热情。这位老人没有子嗣。我见到了他的一个侄子。他说会去他叔叔的收藏中找我向他提起的资料，但是几个星期之后他告诉我说没有找到。

从那之后，三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拿破仑的手稿去了哪里，它还会重现于世上吗？”三十多年来，我找遍了有关皇帝、帝国和圣赫勒拿岛的出版物。没有，一直没找到……

于是我决定出版一部分我整理的抄本，这些文字曾出自一只威严的手。但至于我手稿上的大量空白，我只能填补上我认为与原文最相像的文字。因此，不能把这些文字看作是第一手资料。它可以被看作是随笔，甚至是小说，因为小说家可以对自己的文章为所欲为。关键是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的做法中没有一丝对皇帝的不敬。在书中可以看到，拿破仑在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之后自问下台的原因，以及他为了逃避绝望而发生的思想演变。人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个失势的皇

帝,但他却在痛苦中愈发变得成熟。我的做法没有丝毫不敬,相反,这正是我真心崇拜他的证明……

固然,怀疑精神不会承认过去关系的真实性。我们权且认为这种怀疑精神是正确的,这部回忆录只是一个梦的迁移。其实,哪个历史爱好者,哪个旧资料爱好者不愿意置身于更古老的场景中?

在怀疑中,正如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所说,因为“只有作品本身有发言权”,所以只需要知道所收集的东西是否有价值……拿破仑的故事和帝国的历史人尽皆知。近两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研究了皇帝生活的各个细枝末节和他传奇生涯的每个阶段。这本新书又会再带来些什么呢?

实际上,只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就像一栋在寻常光线下的建筑,突然被冬日早晨强烈而寒冷的阳光照亮,或是被夏日傍晚火热的斜阳笼罩,从一个超乎惯常的视角去看它,它就会立即变得陌生起来……哪怕是最冷静的散步者也会被打动。因此,今天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诠释已知的历史事实,会重新激起人们的兴趣并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

拿破仑已经辞世175年了,他的面容也许已被遗忘,然而他的人格,他非同寻常的命运,他所经历的而且他认为真实的那个世界,我们一直希望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试着理解皇帝的思想和情感:热情、遗憾,有时甚至是绝望,因为拿破仑的这些情感能够解释已发生的事件。这些感情是“心灵的补充”,它能使我们感动,这似乎是通向认识的途径之一。

因此,请读者决定吧!请你读完这本书,然后在下面两个可能中

选择一个：一部经过破译、誊写和调整的回忆录原稿的片段——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这种假设——或是一部假回忆录，这个更容易被接受……但是首先，意大利战争已经两百周年了，这个地方与冒险、英雄主义和光荣联系在一起……同样还有痛苦，哎！我不能把这些手稿一直存放于阴影之中……

1997年5月5日，巴黎

目 录

前言

1816 年 4 月 29 日 3

我独自一人被丢弃在这苍茫大海中的一块堡礁上,上帝啊,我要向你倾诉我的愤怒、抗争和痛苦……

1816 年 4 月 30 日 5

我拥有一切,又一无所有。

1816 年 5 月 2 日 9

这座没有围墙、没有栅栏,囚室没有上门的荒岛,好似一座人间地狱!

1816 年 5 月 19 日 10

从神圣到滑稽,竟只有一步之遥!

1816 年 5 月 21 日 15

我斩断命运的锁链,我在衰湮万能的神灵。

1816 年 6 月 6 日 22

我真的应该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寻觅一道也许能使自己逃脱魔窟的门。

1816 年 7 月 9 日 24

我站在巅峰之上,世界在我脚下,我的儿子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1816 年 7 月 10 日 30

我认为上帝刻意直到这时才赐予我一个儿子,这一天的到来标志着法兰西的大地沐浴着巨大的希望和福祉。

1816 年 7 月 11 日 32

我的儿子会接过他父亲的火炬,拿破仑的名字将会再历史长河中闪耀,发出耀眼的光芒……

1816 年 8 月 18 日 35

这出喜剧中的人物,他们能够在英国

和法国多年来难以平息的冲突中保持恰当的立场吗？

1816 年 8 月 20 日 39

我犯了足以令我抱憾终生的过失，我低估了西班牙人自尊凶悍和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

1816 年 8 月 22 日 41

我再一次犯了缺少分寸的错误，我越过了一条界限，于是嫉妒的众神便要强迫这个胆敢冒犯他们的人低下头去。

1816 年 8 月 29 日 43

我可以随心所欲，只按照我的一贯明智的思想行事，重新经历我不寻常的命运，分析其中最辉煌或最暗淡的时光，思索着导致我被囚禁于此的一系列因果定数。

1816 年 9 月 1 日 46

波兰在我心目中非常重要。

1816 年 9 月 2 日 49

只有法国和我能够还以波兰以自由，她的人民友好地给予大军以各种帮助，并把我們当作救世主来欢迎。

1816 年 9 月 4 日 52

从沙皇手中夺回他认为属于自己的领土和城市并非易事。

1816 年 9 月 5 日 53

“自由的人们皆兄弟！”

1816 年 9 月 14 日 55

一个失去了记忆的人落入了最为可悲的境地，他就像一个没有哨兵的城堡，一座没有卫戍部队的城池。

1816 年 10 月 22 日 59

华沙大公国的成立增强了波兰爱国者重振帝国的希望。

1816 年 10 月 23 日 62

波兰平原无障可挡！

1816 年 10 月 24 日	63
法兰西帝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盛过!	
1816 年 10 月 25 日	68
让我吃惊的是:俄国人在我们面前让出了地盘。	
1816 年 10 月 26 日	70
我权衡了几天进军的路线,最终选择了莫斯科。	
1816 年 10 月 27 日	73
凭借着胜利,我们的军队开始在莫斯科外围安营扎寨,我们在等待着城中的重要送来他们城市的钥匙。	
1816 年 10 月 28 日	75
我对巴黎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不能想象一个俄国人愿意毁掉莫斯科这样一座千年古都!	
1816 年 10 月 29 日	78
这场火灾的可怕让我深受震动,它远比特洛伊要糟糕,它剥夺了我的胜利。我的部队也深深地陷入悲伤中。	
1816 年 10 月 30 日	80
我十分沮丧、矛盾,不能做出任何决定,甚至不能思考。或许是第一次,我感觉被我的保护神抛弃了。	
1816 年 11 月 2 日	82
上帝不是有无穷的智慧和善心吗?他会在意人们向他祈祷,赞美他的方式和与他说话所操的语言吗?	
1816 年 11 月 3 日	84
我终于明白沙皇的到来不过是我的空想。	
1816 年 11 月 4 日	87
上帝之手出现在悲剧的舞台上!	
1816 年 11 月 5 日	91
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明斯克,一条通往维尔纳,我们选择了后者。	

1816 年 11 月 6 日 93

没有一个人想到罗马国王,如果我去世,他应该是我继承人!

1816 年 11 月 8 日 97

当一个人成为全俄罗斯的沙皇,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主人,他还会被周围的侏儒们的吵闹所吓倒吗?

1816 年 11 月 10 日 99

放火烧掉莫斯科以嫁祸于侵略者的计划如果存在,绝不是出自一个士兵的头脑,也不会是出自一个贵族绅士的头脑,而是一个疯子的主意,他一定把灵魂出卖给了可怕的巫师来换取一场荒谬赌博的胜利!

1816 年 11 月 11 日 101

一个来临得出奇的早的严冬帮助他作成了这个意外的致命陷阱,让伟大军队落入其中……

1816 年 12 月 13 日 104

我甚至不愿将那个卑鄙看守的名字写在纸上;那会玷污了我的笔!我蔑视他对我的刁难,所以我什么也不想说。

1817 年 1 月 7 日 107

我又一次接受了命运,接受了在活着的外表下,一天天地死去。

1817 年 1 月 12 日 108

人并非全都善良,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罪恶的根源。

1817 年 1 月 13 日 111

对教士财产实行的没收,让教士拥有比物质财富更多的精神财富并不是一件坏事。

1817 年 1 月 15 日 114

在他庄重地将皇冠拿在他已经有了祝圣权的双手上的那一刻,上帝应该正在看着这顶皇冠……